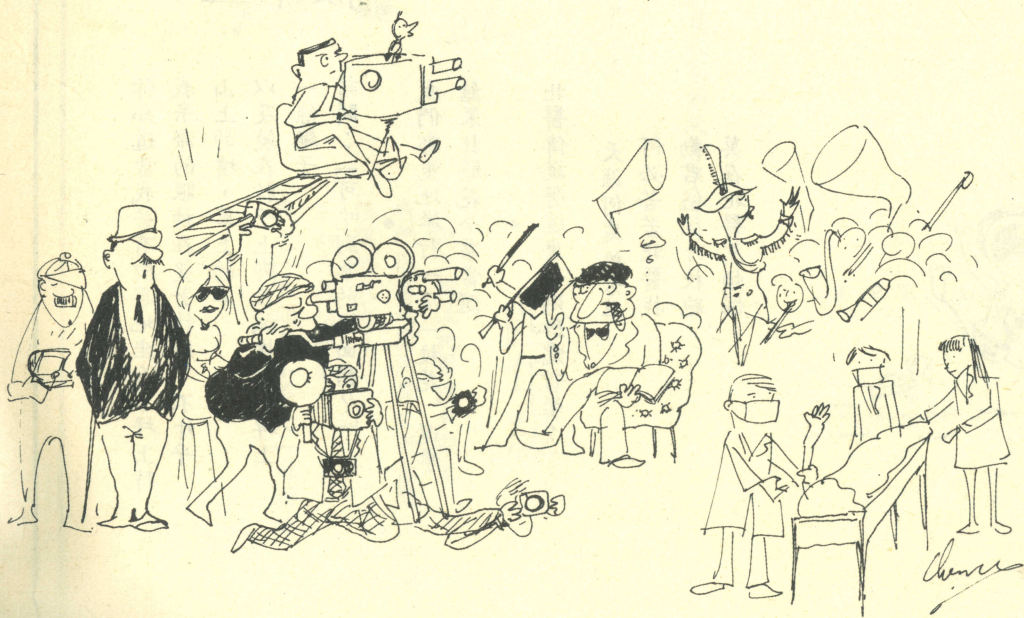


漫畫 北醫西

開開北醫西的玩笑

沒有人願意開北醫的玩笑
也沒有人願意開自己的玩笑
但是 每天還是有人
開北醫的玩笑
開自己的玩笑
所謂生為北醫人死為北醫鬼
可是我們卻不能勇於唱出自己的校歌
於今 六年
不知穿上白衣服和理髮師有何區別
何時北醫的陽光不在幻燈欣賞時搶坐第一排
何時實驗真正教會學生手腦並用
何時老師不再說這台大、榮總有，北醫沒有
何時生了病的人會想到北醫
何時病人不再害怕TMC
讓奉獻的屍體得到安息
讓北醫的羊感到欣慰
此刻就讓我開開玩笑
我的玩笑絕不致於讓北醫哭泣



策劃：本社
文字：南方公雁
圖：陳建畿

生新

第一次到餐廳吃牛肉麵加蛋
當聽到一聲「麵好囉！」
我只搶到一碗陽春麵

我確實是仔細地看過了
我也決定不重考的話就只好認同
但川堂的風似乎並不這麼想

為了不想光著身子來

光著身子走

凡是有益身心的社團我都加入
但我最大的收穫，不瞞您說

都在鐵路餐廳的「鐵」字下集合了
就像不得不穿制服的時候

我的原子筆通常也都在台北醫學院「北」字下集合



級年二

你知道當我若有所思地坐在草坪上時
我呆滯的眼神在望著什麼 不外乎
山上的墳，草上的羊
以及繞在脖子上綁在誠樸的校碑上
一條繩子
請問：「可吃到草的總面積？」

我們鄭重地舉行一次「校花」選舉
結果杜鵑花全票當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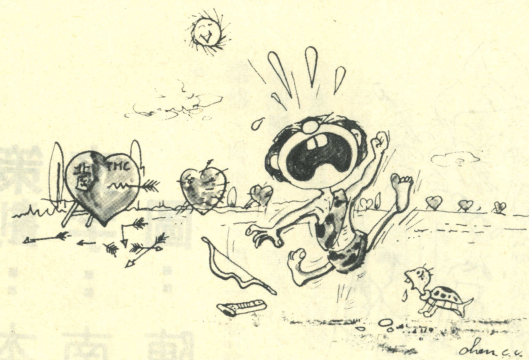
北醫傳說著這麼一則戀愛哲學：

天涯何處無芳草

何必苦苦北醫找

勸君儘往外校跑

莫在北醫惹煩惱



三年級

沒錢時，就到餐廳吃牛肉麵加蛋

每次註冊 總想向教官闡述一公分的頭髮
與心靈的創傷對學生人格的影響
話每次還是留在喉頭
回了家又不敢向鏡子交代



北醫有三門必修課程

一、Seatology 二、Koukology 三、Copylogy

曉霧薄薄，二一〇四擠滿了人

清晨燃起了佔位的烽煙

我開始兜售黃牛票

包廂、前座、走道座、自願無座……

第一次抱骨頭回家

竟興奮得一夜未眠

隔天的公車上

我實在不得不讓一部分的頭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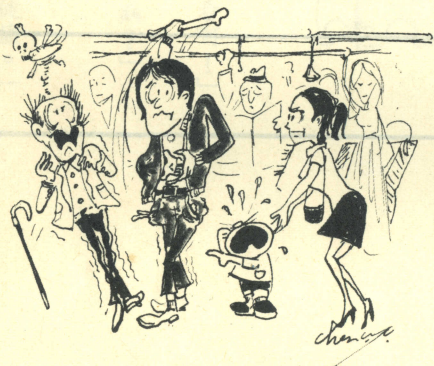
在公車上若隱若現

如果有人問我

「你們學校的學生是否曾到後山盜人家的屍骨？」

我也實在有不得不承認的理由

這種虛榮心的滿足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四年級

星期三輪流把醫院來觀光

我們很像是徐志摩改行當醫生那般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來

我甩一甩頭髮不帶走一絲藥味

五年級

北醫的教室如果有地下道
那就更完美了

在附屬醫院實習

發現老是吳興街的人生病

主治醫師帶著一群學生逛病房

醫生說病人的眼睛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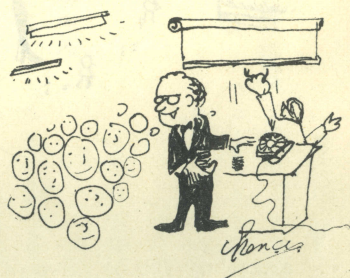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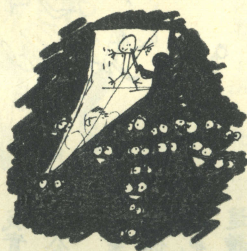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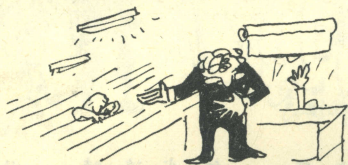
大家都去翻病人的眼皮

醫生說病人有肝腫大家都去摸

醫生說肚皮有壓痛大家都去壓

醫生劃病人的腳底大家都去劃

病人隔天就出院了



級年六

婦產科門診

「醫生，我這個孩子不想要了。」

「孩子的爸爸是誰？」

「我也不知道是那個沒戴帽子的。」

泌尿科門診

「醫生，你看會不會太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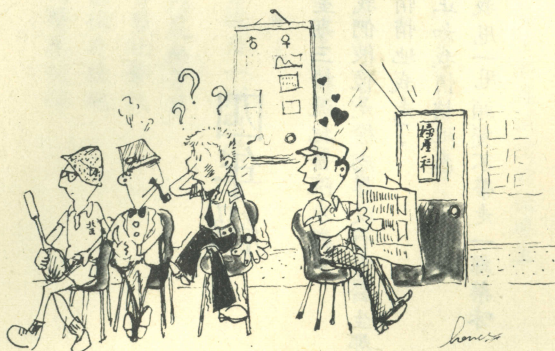
「小不忍則亂大謀！」

泌尿科教室

性的最高境界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炬成灰淚始乾」



內科實習

醫生：「你們這組有幾個人？」

見習生：「今天七個明天五個後天三個

以後每逢一、三、五來一個，還有

我們希望不要交報告。」

見習醫師問病歷

請問你現在「主要的抱怨」是什麼？

病人：「我沒什麼好抱怨的，但能不能請你快一點？」



見習醫師拿著病歷卡逐項問病人

病人最後忍不住了：「你不會自己看啊！」

「請問你家人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疾病？」

「沒有」

「請你仔細想一想？」

「我想不出什麼病，家裡的人都很健康。」

「那你怎麼會得這種病？」

級年七



當了Intern後

開始懷念以前在校園製造過「偶然」的地方
百米道上，川堂，二一〇一旁邊的石板路……

我是不是那一款

本來我只是想若無其事地站著
若無其事地讓自己的影子彎曲

跟你說過多少遍你才能了解
我不是那一款赤裸來去的男性
也許你懷疑阮這邊的人不知羞慚
阮家的鏡並沒霧到那裏去

請你給我注意來

那一款的衣褲我沒穿過

不過這層皮確實不壞

寒不死曬不壞

只是二隻手哆哆嗦嗦也不是辦法

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

你們讓我有個交待

替我決定二手應該放在那

我並不習慣將它們放在重要的所在
也不能太無所謂地站著

赤裸的去來男性

難道說我一定要穿一點
若隱若現不是更加添我的赤裸嗎？

啊！我可以披一件大衣
像拿破崙那樣地堅定

但內在的空洞更加添心裏的寒意

也許我可以跑到十字路口指揮交通

讓路人當我是瘋子

不過交通這麼亂

別人的方向並非我指的方向

你可知道我後來決定怎樣

下面圍條白布巾

把自己釘在十字架 說

原諒他們吧 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以下是我死後發生的事）

一羣學生指指點點

他們發現

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人需要關心

一九七八·三·八凌晨

雁方南